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彭公案

(四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2辑〕

彭 公 案

(第四册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彭

公

案

清·貪夢道人

神拳太保一声喊嚷：“呔！对面尔等听真，趁此躲开，休要挡我的道路，如若不然，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！”这边打虎将孟达一听，气往上撞，一摆手中铁棍，跳在船头，说：“小辈！在此朗言大话，你有多大能为？来来，与你家少寨主较量三合！”众人一看，来者这人有二十多岁，身高八尺，膀阔三亭，面皮微黑，黑中透亮，两道粗眉，一双大环眼，高颧骨，四字口，穿青洋绉裤褂，薄底抓地虎靴子，手中擎着一条混铁棍站在船头，很透着雄壮。

曾天寿刚要过去，蝴蝶张四说：“曾爷且慢，量他这无名的小辈，何用兄长跟他动手？待我前去将他生擒活捉过来。”说罢把手中单刀一顺，蹿过去一声喊嚷：“呔！对面小辈，你何人？道上名来！你家张四太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。依我相劝，你趁此闪开，叫我等过去，不必前来送死。”孟达一听，说：“小辈，你也不知道少寨主的厉害！鼠辈，你叫什么？”张四说：“你要问你家四太爷，姓张，江湖人称蝴蝶张四，你叫什么？”打虎将孟达道了名姓，一摆混铁棍，照定张四搂头就打。蝴蝶张四往旁处一闪，说：“小辈！你真不知自爱！你家张四太爷是养儿女的人，不肯结果你的性命。你何必苦苦找死？”孟达并不答言，摆棍就打，张四用刀急架相迎。二人动手走了有七八个照面不分胜负。那边七星秀枝孟巧云一瞧张四的刀法精通，动手甚滑。姑娘心中一想，恐其哥哥有失，我何不暗中助他一膀之力？想罢由兜内掏出子午问心钉往前一凑，照着蝴蝶张四抖手就是一下。俗言说的不错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，张四只顾动手，本来孟达的武艺高强，能为出众，乃是家传的棍法，门路精通，着数纯熟，张四就是嘴上能行，武艺却平常。一面动着手，自己就知道敌不住，心中发慌，冷不防被孟巧云一子午问心钉打在肩头，张四觉着一痛，半身发麻，扑通翻身栽倒，刀也扔了。孟达往前一赶步搂头盖顶就是一棍，竟把张四打得脑碎崩流，三魂渺渺，归地府去

了。

打虎将孟达扬扬得意，说：“对面小辈那个有不怕死的，过来跟你家少寨主比量三合！”这边恼怒了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，见贼人一棍把张四打死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气由胆边生，这才一摆三股烈焰托天叉蹿过去，一声喊嚷：“好小辈，胆敢打死我的朋友！你等真是目无王法，待我来拿你，给我朋友报仇雪恨！”打虎将孟达说：“来者鼠辈，你何人？敢来讨死！”赵文升并不答言，一抖三股烈焰托天叉照定贼人分心就刺，贼人用铁棍往外一磕，一反把，照定赵文升劈头打来，二人战在一处，各施所能。赵文升的叉法精通，孟达的棍法纯熟，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两个人走了有七八个照面，不分胜负。赵文升由背后拉出飞叉，照定贼人就是一叉。赵文升的叉从来叉不空发，七八步打出去敌人必得着伤。焉想到孟达手疾眼快，武艺出众，见叉往颈嗓飞来，身往旁边一跳，真似猫蹿狗闪一般，飞叉并未打着。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见飞叉被贼人躲过，心中大吃一惊，就知道贼人厉害，二人复又动手。

也就在三两个照面，七星秀枝孟巧云见赵文升能为不在兄长之下，由兜囊中取出子午问心钉，照定赵文升抖手就打，赵文升也没留神，正打在前胸，英雄觉着一疼，半身发麻，孟达趁势一棍点在腿上，赵文升翻身栽倒。

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一瞧哥哥被人家打倒，眼就红了，孟达举棍刚要结果赵文升的性命，被段文龙用斩虎刀往上一迎，孟达急忙往后一撤身，与段文龙杀在一处。那边早有喽兵把赵文升按住捆上扛过去。段文龙跟贼人动手，走了有五六个照面不分上下。一伸手就从背后拉出飞刀，抖手照孟达砍去。孟达一闪身又把飞刀躲开。孟巧云抖手一子午问心钉打在段文龙左肩头，孟达趁势一腿把段文龙踢倒，喽兵按住就捆。

神拳太保曾天寿一瞧，这还了得，一摆手中刀照定贼人就是

一刀，贼人用棍相迎。神行太保姚广寿恐其兄弟有失，一摆刀过去，打算相帮。七星秀枝孟巧云一摆单耳凤凰轮过来敌住姚广寿。也就在三五个照面，孟巧云抖手就是一子午问心钉，正打在姚广寿的左腿之上，他觉着一疼，半身发麻翻身栽倒，喽兵过来就捆。孟巧云把姚广寿拿住，再一看孟达与曾天寿杀了个难解难分。孟巧云抖手就是一子午问心钉，打在曾天寿眉头，孟达一扫堂棍把曾天寿打倒，手下喽兵过来捆好。

兄妹二人回到大战船，说：“爹爹在上，孩儿把他等全皆拿住。”巡山虎孟基说：“好！”把令旗一卷，吩咐撤队，叫手下人把拿住的四个人押进大寨。

可叹四位英雄被获遭擒，皆中了子午问心毒药钉，六个时辰必死，要丧在贼人之手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76 回

曾天寿狭路遭敌手 金茂远大义救英雄

说话神拳太保曾天寿四个人俱皆中了子午问心钉，被获遭擒。早有探事人报进余家坡。书中交代，自那日马玉龙来打连环寨被金清设计诓进卧龙岛，闹海蛟余化龙心如刀扎。满心打算给姑爷报仇，又怕人单势孤不能取胜，反伤了面皮。那日又听说来了九位差官攻打连环寨，跑了一个拿住八位，都中了子午问心箭，日夜忧急，无计可施。今天有镇江龙马德来到余家坡要见，喽兵进来一回禀说：“现有马德要见二位老寨主，有机密事。”余化龙说：“把他让进来吧。”马德由外面带着两个亲随来到里面。这座院落很宽大，北庭房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余化龙兄弟二人对坐，两旁站立三十余名侍候家人。马德赶紧走几步先行完礼，余化龙二人答礼相还，叫家人看座。马德说：“二位伯父在此，小侄男焉敢坐？我今来有机密之事前来告禀。请伯父把左右之人退去。”余化龙吩咐家人外厢伺候，众家人出去。马德见左右无人，说：“二位伯父谅不见怪，我今竟为副将马大人来的。自那日我由螺蛳岛把马大人引出来，曾告诉他老人家说‘诸事小心’，他却中了金清之计，身坠卧龙岛之内。昨日公馆来九位，被捉八位，那石铸也活不了，中了人家的子午问心箭，浮水逃生，六个时辰准死。我到庆阳公馆送去一信，公馆众差官纷纷议论，无计可施。叫我来给你老人送一信，今日公馆有曾天寿等还来，到你老人家这里再作主意。”

正说着，家人报说金寨主派人请明天到中平寨商议那拒敌官兵之事。余化虎一摆手说知道了。只见外面跑进两个家人说：

“老寨主，今日钦差彭大人派来一只小船，上有五六人俱被巡山虎孟基捉住，解往孟家岭去了。”余化龙一听就半晌不语，问马德有什么主意。马德说：“只可先探这被捉之人下落，设法救出，再去到公馆，用本山之船应名采买米面，暗隐藏众差官，来到里面先放火烧山，外面官兵一到，里应外合，破得了这连环寨。”余化龙说：“好。你先去探访所有被获之人是死是活，回来禀我知道。”马德站起来，出了余家坡，坐上一只小船，够奔孟家岭。

书中交代：小丙灵冯元志、赵有义八个人自那日中了假子午问心箭，把他们搭在土牢之内，金茂远出来再找马德，踪影不见，心中一想：我表兄好荒唐，托我办的事我给办好了，怎么他走了？我也不必找他去，我得设法把冯元志救活，好对得起表兄。他把这八个人的兵器拿着，也都搁在土牢之外，自己用了晚饭，来到后面，见了他母亲。金茂远说：“那八人现在土牢，你老人家见是不见？我瞧内中有几个长得不俗的，跟孩儿相仿。”黄氏老太太说：“你带来，我见见何妨？”金茂远来到土牢，就把冯元志、武国兴四个好模样的带到后面。

天已到掌灯之时，道儿曲曲弯弯，金茂远说：“你们几位别害怕，刚才那打的子午问心箭是没喂药的，你们死不了，不然这时早见了阎王爷。有朋友给你们托了人情。”冯元志说：“谁给托的？”金茂远说：“你内兄镇江龙马德。”冯元志一听说：“他在这哪？不错，我们又是拜兄弟又是亲戚。”金茂远说：“你们是亲戚，咱们也是亲戚，他是我表兄。”冯元志说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实在不知，你我总是至亲，这可不是外人。”

说着话，拐弯抹角来到一所院落，正北上房明三暗五，前后出廊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院子点着高脚灯，支着一对气死风。金茂远把四个人让进北上房。一瞧，倒也干净。靠着北墙挂着四条屏，画的是王摩诘雪中芭蕉，画得甚好。两边有两条对联，写的是“司马文章元亮酒，右军书法少陵诗。”靠墙是一张花梨俏头，

案上排狼宜窑瓷器，当中是水晶鱼缸，里面养着龙睛、凤尾、淡黄鱼。东边排着玉泉窑的果盘，内有佛手，木瓜等类。头前有一张硬木八仙桌，桌上排着文房四宝，两边两把太师椅子，东里间屋中垂着帘子，里面灯光闪烁，大概必是卧室。西里间屋中围屏床帐俱全，众人进来落座。金茂远给众人倒了茶，这才够奔里间，说：“母亲，孩儿把拿住的人带了四个来。一个叫孔寿、一个叫赵勇，一个姓武叫国兴，内中那个就是冯元志。”老太太同着女儿金赛玉往外间屋一瞧，这四个人都是品貌端方，五官俊秀，仪表非俗。黄氏心中暗想，女儿也不小了，老头子不办正事，胡作非为，自己家大业大就应该当个安善的良民，守分的百姓，莫非终究还把女儿给个山贼？想罢，把金茂远叫过来如此这般，说：“这样，你出去问问，我在屋中听着。”金茂远答应，转身出来就说道：“冯兄长，你是何处的人？从前作何生理，由几时跟彭大人当差？谁人保荐？”冯元志说：“在下我是潼关外临潼县的人，当初家有几亩薄田，小弟在家务农，后因大人攻打清水滩，有我一个朋友把我找出来，保了彭大人，随同剿灭邪教。”把一向之事述说了一遍。当时又问武国兴是哪的人，武国兴也把根本源流说了一说。又问孔寿赵勇，孔寿说：“我二人乃是灵宝县状元屯的人。我二人本是武童，在家内练武功刀石马步箭。”金茂远就问：“赵兄今年贵甲子？”赵勇说：“兄弟今年十九岁，我十七岁中的秀才，十八岁随彭大人当差。”金茂远说：“我比你长一岁。我问问你一件事：‘尊驾跟前几位世兄？’”赵勇说：“我尚未成家。”金茂远说：“赵兄可曾定下嫂夫人？”赵勇说：“并未定下。”金茂远说：“家中还有什么人呢？”赵勇说：“就有老母在堂，并无别人。”金茂远一听，说：“既然如是，我有一件事跟兄台相商。我们现在此居住，也并非指绿林为业，只因此地出些个怪石金矿，时常有人来讹，故此招众民团护守。前者会仙亭是我伯父惹的祸端，如今闹得合家不安，现在这不是把你们几位拿

住，我有意把你们几位放了，求你们几位回去说合，这件事作为两罢干戈，马大人算给我伯父抵了命。我还有一个胞妹，长得颇不丑陋，赵兄若不嫌弃，咱们结为朱陈之好，不知兄台意下如何？”赵勇一想：“我若应了这门亲事，不但我活了，可以救了大众。”想罢，说：“山寨主，既然抬爱，小弟敢不从命！无奈我都中了子午问心箭，六个时辰准死，台兄可有解药？”金茂远说：“不必解药，你们中的不是毒药钉，内中有一段隐情：你们几位一被擒，就有我表兄马德托我护庇。他说冯爷是他的至亲。”冯元志说：“不错。先我跟他他是拜兄弟，后来结的亲。”金茂远说：“就求你做大媒。”冯元志说：“就是跟赵勇，一定要礼。”赵勇一想，说：“我这里自有我外祖父自幼年给我的长命百岁的玉珮，我老随身带着的，时刻不离。”腰中解下来，刚递给金茂远，就听外面一阵声喧，正是金钱水豹金清来到后面，要把四位英雄给堵在屋内。不知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77 回

重亲情设法救差官 清妙观数语订终身

话说赵勇定了亲事，正要拜见岳母，就听前面一阵声喧，原来是金清正在前面大厅喝酒，水八寨的盗寇就说：“今天是老夫人的寿日，我等理应进去拜寿。”金清拦挡说：“不必了。”水八寨见金清一拦，说：“我等每人敬你老人家三杯，今天总是喜庆的日子。”金钱豹金清说：“好，今天我倒可以多喝几杯。我想咱们这四十八寨每寨就说三千人，共合还有十几万人。咱们在这山中调齐了兵队去造反，你等须助我一膀之力。”水里滚王墩说：“老寨主请放宽心，如官兵真要来困山，我等帮助调齐了兵，先杀退了官兵，然后抢庆阳府，保你老人家自立庆阳王。”金清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等既然同心协力，老夫从此无忧矣。明天先把这八个人开刀枭首示众，把人头悬在头道套口，使彭大人的差官不敢小视连环寨，明日给夫人庆寿，大家畅饮一天我再定章程。”众人齐说：“是。”

金清本就好饮，今日这酒又喜欢，故此多贪几杯，直吃到二更以后。水八寨之人俱各告辞。金清说：“你等明日一早来。”众人去了。有家将手提着灯笼送老寨主回后寨。方到宅门首，看宅门的家丁乃金茂远的心腹，一见老寨主来，恐里面不知，故此大声说：“老寨主回来了，把灯笼交给我罢。”外边家人答应，也都回去了。早有人跑进去给金茂远送信。金茂远正要请老太太出来，叫赵勇拜岳母，只见家人来报说：“老寨主来了。”金茂远连忙拉着这四个人先到院中西厢房里，说：“你们四位可别动，这时外面可有巡察之人，要叫他遇见可坏了。”冯元志四人都说：

“放心。我等焉能那样不知事物？你请罢！”金茂远出去请他父亲进上房坐下。金清说：“儿呀，我今天多吃了几杯，你到外面去把头目叫进两个，叫他带兵看守那被获之人。明天是你母亲生日，也不能杀他，大概他们也活不过六个时辰。”金茂远说：“是是，孩儿我知道。”自己出来，把西厢房四人领到北跨院之中他自己居住之所，把酒排上，又亲自到南院花园之中把赵有义、纪逢春、李环、李珮四人放下来，到了外面，立刻在北院之内，和冯元志等见了面，金茂远陪着吃酒，越吃越高兴，金茂远说：“今日你众位不能走。明天我给马德表兄送去一信，日落之时我放众位出我这大寨，顺山坡往东北走边山，由北边绕至西南有七八十里，一夜可到，那就是马德之寨。你们到那里，他在寨中自能救你众位出连环寨，如若是你众位到了庆阳之时在钦差大人台前求两罢干戈，马副将大人是自不小心落在卧龙岗，也不是我等所害。至于碧眼金蝉石铸，也不知他怎样？求众位总是无事好。”冯元志、赵有义说：“我等能到钦差大人公馆，必设法把这件事完了就是。”金茂远这才放心。

众人吃到四更之时，金茂远说：“我还把你们几位送到土牢之内，你几位还得受点屈，千万可别偷着走。再说，这中平寨有七八道围子，巡查人最多，外面还有水八寨围着。”冯元志说：“少寨主只管放心，我们焉能偷着走？明天我们走还得少寨主指引道路，这大寨曲曲弯弯，再说防守人又多。”金茂远说：“要不你们哥几个也不用上土牢去，就在我这屋里，明天有人伺候吃喝，候到天晚我送你们出去。”冯元志说：“好，谢谢少寨主。”金茂远叫人把北跨院北厅房五间收拾铺盖卧具，俱送八位英雄安歇。他到了他父母那院中，看看都睡了，他自己也安歇睡觉。

次日早晨起来，是母亲的生日，四十八寨的寨主都来送礼，金茂远帮着金清应酬一天。家里自己打的一班戏，也有戏楼。金清最爱听戏，这金家寨、孟家岭、尹家川、余家坡四寨都有自己

打的戏。今天是悬灯结彩，直忙乱一天。

金清在大厅同众人开怀畅饮，金茂远来到后面，说：“母亲，现在把我妹妹许配了赵老爷，他现时已保了千总，跟彭大人查办外国回来必然越级高迁，将来说不定升到什么地步，我把他带进来见见母亲。今天我已见着我表兄说明白，回头我把他们送到他寨去，再想法送出连环寨。要打水路出去，水八寨防守甚严。”黄氏说：“好，你把他带进来我见见也好，我还要嘱咐他。”金茂远说：“是。”转身来到北跨院，见了众人，金茂远说：“赵老爷，你跟我到后面见见老太太，说几句话我再送你们走。”赵勇说：“是。”跟着金茂远来到内宅，老太太早在外面椅子上坐定，赵勇过去行礼拜见岳母。黄氏老太太一见甚为喜悦。本来赵勇长得五官俊秀，一表人材，黄氏说：“把你们几个人放走，你回去见了钦差大人千万要说几句好话，只要把这件事洗了也算你一件好事。”赵勇说：“既是岳母吩咐，小婿必当遵命。见了钦差大人必要设法恳求把这件事完毕。”老太太一听，说：“好儿！此时天有什么时候？”金茂远说：“此时不到起更。”在这里喝了两碗茶，老太太说：“儿呀，你让他们几位吃得饱饱的，喝了茶，你指他们一条路，叫他们几个人去吧。”金茂远这才带着赵勇辞别了老太太，回到北跨院。

金茂远说：“你们几位由我这北跨院出去，过了花园子顺边坡小道一直往北走，到北头往西再往西北出去，往南一拐这一绕就是八十多里地，那就是前八寨。往西南不远头一寨就是马德所住，你们几位见了，他必然设法叫你们出去。”金茂远带着众位出了北跨院够奔花园子，出了北边角门，众人抬头一看满天星斗，往西一看一片汪洋，南边大寨更鼓齐鸣，往对面一看一带山峰。众人这才朝着金茂远抱了抱拳，说：“少寨主，你我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，我等必要报答救我众人活命之恩。套言不叙，我等就要告辞了。”金茂远说：“你等道路上

须要小心紧走，不可多管闲事。”众人说：“是。”大家这才顺着山坡一直往北，见水八寨那边号灯齐鸣，照耀如同白昼，船只荡漾，众人顺着山坡往北走，至东北角一见有一座大寨。众人顺着边墙往北走，见有一座花园，里面有灯火之光，有一男一女比武。院中支着四个气死风，点着八个桌灯，两旁站着四五十个家丁。二人比棍，就见一棍打在那男子肩头，几乎栽倒。纪逢春在墙外看着，失声说：“好！”里面锣声一响，男女各摆兵刃出来，把众人去路挡住。纪逢春这才吩咐：“孩儿们，拿兵刃，给我捉拿这几个无知的小辈。”围墙北边正是大门，一男一女带着许多的家人绕出来，正截住众人的去路。武国兴借着灯光一瞧，说：“傻小子，你瞧热闹又叫什么好，又要惹事，你瞧瞧来了！把你拿住要你狗命！”众人都有兵刃，也不理论，见这个男子有二十多岁，身高八尺，身穿青洋绸裤褂，薄底靴子，手中擎着木棍，分量很沉。借着灯光一看，那女子有十八九岁，长得面似桃花，朱唇皓齿，杏脸桃腮，真有倾国倾城之貌。头上蓝绢帕，身穿银红色短汗衫，腰系雪青汗巾，品蓝绸的中衣，足下窄窄金莲，薄底红鞋，手拿木棍，带着四五十名家人，各执刀枪器械，迎面把众人去路挡住。

这所山寨乃是孟家岭，那男子正是打虎将孟达，同胞妹七星秀枝孟巧云两个人在一处比武，带着那四十多名家将都跟打虎将孟达在一处练武技。都是年力精壮之人，武艺超群。今日把众人去路挡住，说：“哪里来的野男子在这里窥探你家少寨主？趁此道上名来！”众人都怨纪逢春无故多事，惹人出来。纪逢春跳出把双锤一摆，说：“好一伙无知匹夫，你老爷我叫纪逢春，乃是记名守备来至连环寨捉贼，你这无知之辈挡我去路，意欲怎样？”那孟达白天跟他父亲察各处山寨，今日同他妹妹正练得高高兴兴，见有人叫好，出来一看纪逢春出言不状，相貌又讨厌，一摆棍说：“呸！无知小子，着爷爷棍打你！”纪逢春见棍打来，他把

双锤一晃，说：“着打，插嘴！打腿！掏心！贯耳！插屁股！打麻筋！划拉腰眼！堵屁股！”且这一路锤闹的孟达不知怎么是好，手忙脚乱。

孟巧云站在旁边见哥哥不是雷公崽子的对手，暗说不好，把子午问心钉上好了，照定那纪逢春前心打去。纪逢春一闪身并未躲开，翻身栽倒，纪逢春说：“小蝎子武杰快救救我，我不行了！”武杰拉单刀跳过去，说：“唔呀，你们这几个混账东西，吾来和你决一胜负！”抡刀去砍，孟达用棍相迎，两个人一往一来对了十几个照面不分胜负。孟巧云又一子午问心钉把武杰打倒，李环、李珮二人过去亦被人家暗器打中全都捆好了。赵有义、冯元志、孔寿、赵勇四人一齐上，焉想到人家那四十多个家人也都排兵刃携刀相助。孟巧云站在高处眺望，见有漏空她就一问心钉。书不重叙，展眼之际那四人也都被获。吩咐家人先把这八人抬进庄门，听候发落。孟达说：“妹妹你好暗器，真是百发百中，只要打中他就得倒下，那药真利害。”孟巧云说：“不但灵，这毒药钉没有解药，打了人是不能救的，只要见了血，那人就算死了，休想再活。我师父教给我的时节说过，不准无故伤人。”说着话，兄妹二人进了花园。只听那边家人来请说：“山寨主赶紧去，有要紧之事商议。”

书中交代，那孟基自从巡山回来，家人说：“有青莲岛董祖师爷派人来，请你老人家赶紧去，有要紧之事。”孟基吩咐：“把那四个人全都看起来，候我发落。”他连忙坐上小船，叫四个水手一直够奔青莲岛。

这座庙在连环寨的西北，在半山腰中，是坐北向南，当中是一座山门，东西两个角门，是两层大殿。孟基进了东边的角门，有钟鼓二楼，东西两边配殿，正北是五间大殿，大殿东边有一个跨院，里面是厨房，以为屯粮之所。大殿西边有四扇屏门，进了屏门是北上房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院里栽松种竹，有两个小

道童正在院中浇花，见孟基进来，说：“哟，孟寨主来了。”只见由打北上房出来一个老道，年有七旬以外，头戴青缎子九梁道冠，身穿蓝绸子道袍，青护领相衬，腰系丝绦，足下白袜云鞋。面皮微红，两道长寿眉，一双虎目，手拿蝇刷，口中念：“无量寿佛。”孟基说：“久违少见，今天派人呼唤我有什么事情？”老道说：“亲家请里面坐，有话屋里说。”孟基进了上房，在椅子上坐下，童儿倒上茶来。孟基说：“今天我巡山回头，你派人呼唤我有什么事？”老道说：“我请你要有要紧事。”孟基说：“请讲。”老道说：“你今天出去，我听说你拿住几个人？”孟基说：“不错，我今天出去拿住四个人，跟你认识？”老道说：“不是。这内中有一段隐情。我有个徒弟给你见见，他给你把底里根由一说你就明白了。道童去把你大师兄叫来。”道童出去工夫不大，带进一人，孟基闪目睁睛抬头一看，见那人身高八尺，细腰扎背，面皮微黄，两道英雄眉，一双碧眼，蛤蟆嘴，来者非别，正是碧眼金蝉石铸。

书中交代，石铸自那日在中平寨与群贼动手，中了健仪娘金赛玉的子午问心箭，石铸浮水逃走，浑身麻木疼痛难挨，自知一死，决无再生，也顾不了赵有义、冯元志八个人了，自己浮水往下一跳，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，忙忙似漏网之鱼，如笼中之鸟，恨不能肋生双翅，自己疼得不知怎么好，顺着水往下一跳。这子午问心箭跟孟巧云的问心钉是一人所传，只要打上六个时辰，周身血脉毒串到必死，没有解药。每逢跟女子妇人对敌都要留神，她没有惊人武艺是不能出来的。石铸自己知道必死，想着：找个山坡干净没人的地方等死就完了，自己也就是这个主意，往前浮水走着，自己就一糊涂，赶紧上了山坡，就不辨东西南北往前抢了六七步就栽倒在山坡，心中不省人事。正在糊涂之际，就由那边来一个人，是一个渔郎，今天打了四五尾金鳞大鲤鱼。正在往前走，见这里趴着一个人，仔细一瞧，认得是碧眼金蝉石铸。这

人一想，怪道：“他打哪来的？”瞧了瞧肩头钉着一支子午问心箭，他过去伸手拔出来，由箭眼流黑血，闻了一闻，很腥，摸摸石铸身上尚热，将石铸扶起来，叫道：“石贤弟！”连叫数声，石铸偶然明白，睁眼一看，眼前有一人，身高七尺以外，项短脖粗，长得三山得配，五岳停匀，身上穿着油绸汗衫，油绸连脚裤。两只眼睛烁烁放光，石铸一瞧，认得是天津卫水梯子的人，姓魏双名国安，绰号人称追云太保，前番在红龙涧帮着石铸、马玉龙拿过一回四头太岁戴奎章，跟石铸是亲师兄弟，还是石铸的师兄。石铸定了定神，说：“师兄，你我自红龙涧一别，天南地北，人各一方，没想到兄台在这。如今，小弟我活不了了，中了人家毒药暗器。”魏国安说：“我知道中的子午问心箭。打你的这人我认识，这箭上写的是金赛玉，你中的这毒药暗器很厉害，我先把你带到师父那里去就是了。自从红龙涧一别，我就往这里来看师父，咱们师父就在这里，青莲岛清妙观居住。我是把红尘看破之人，就跟师父在这里参修。我去捕了五尾鲤鱼孝敬师父，不想在这里遇见师弟。来，我把你送到庙内去吧。”挽着石铸往前走了有半里之遥。到了庙门首，推门进去，到了西跨院之内说：“师父，可不好了！我师弟受了子午问心箭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银须道董妙清往外一看，是徒儿石铸，说：“石铸我问你，怎么这样狼狽？”石铸就把上项之事如此如此叙说了一番。给师父磕了一个头，到里间屋床上躺下。董妙清进来看了伤痕，到了西屋内取出一粒金丹，约有弹丸大，其色甚黄，叫魏国安去取来半盞凉水把药研了，一半上在伤痕之处，剩下一半用凉水化开，给石铸灌下去，给他盖上被，叫魏国安把大鲤鱼一尾余汤，用葱、姜、蒜佐料等，缓缓给他喝下去。他一见透汗就好了。魏国安去到外面把鱼汤做得端进来，给石铸喝下去，只听肚腹之内一阵肠鸣，立刻出了一身透汗。

天有初鼓之时，石铸起来，觉腹中疼痛，到了外面一出恭，